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七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四

起著雍涖灘盡昭陽赤奮若凡六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三十六年春正月戶部言山東河南及南直隸淮

安鳳陽徐州揚州諸屬水旱爲災請發帑振濟不報

列

明史本紀正月河南江北饑三編據實錄戶部原奏增入山東于目中又言此疏不報故本紀不書振

二月戊辰京師地震同時昌平州亦震

明史昌平地震

三編據實錄增入月中

是月飭邊備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

于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請爲備廷臣亦請亟罷礦稅以

安人心不省尋有是命

歸

政異明

史本紀書略爾略諸部

大清于三十四年三編

改入是年二月下竝增明飭備

邊之文叙其事于目中今從之

夏五月戊子京師雨霽 六月乙卯南畿大水南京科道官揭報霖雨連綿

江湖泛漲自留京至蘇松常鎮諸府皆被淹沒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灾乞速行振濟禮科都給事中胡忻言部院藩臬諸官懸缺不補人民愁怨召診宜思所以修省之實不報 是月錦州松山軍變初中官高淮稅遼東以誣繫諸生激變爲巡按所劾卒不問忽于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餘張飛虎幟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

內謁上潛駐廣渠門外給事中田大益孫善繼姚文蔚等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命降人意欲何爲吏部尙書李戴刑部尙書蕭大亨皆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御史袁九臯劉四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不報巡撫趙楫劾淮罪惡萬端且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亦不報淮因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奏其妄上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旂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又扣除軍士月糧是年四月間前屯衛

軍甲而謀誓食淮肉至是錦州松山兩軍復變淮懼內  
奔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  
糧二人皆逮問邊民益譁薊遼總督蹇達再疏暴淮罪  
乃召歸而以通灣稅監張曩兼領其事獲陽竟死獄中

邦才久之始釋

國史獲陽明史宦官傳又作孟陽特書

之三十七年者搆王  
邦才等被逮年月也

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成梁始

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震中外已而位望益隆  
子弟盡列崇階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  
賫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  
已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

爲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爲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爲辭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爲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爲蒙蔽以故物議沸騰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遂以去位其所藉健兒李平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又轉相掎克士馬爲之消耗及成梁再鎮遼又議棄六堡爲言者論劾上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 秋七月丁酉京師地復震甲寅北直隸各府州縣同時俱震 郴州礦賊起 八月癸亥以武定失事逮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官沐啟至京師俱下獄論死 庚辰振南畿及嘉興湖州饑

是月刑部侍郎沈應文陞任本部尙書 九月甲午武

定賊平先是阿克之變巡按御史周懋相亟調霑益等處士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諸路兵大集阿克與鄭舉奔東川官軍追及之士司祿哲縛阿克及舉以獻而副使羅希益參政楊俊臣亦擊斬尋甸土司楊禮及敗土婦海冲皆攻陷嵩明之賊黨也于是武定及元謀羅次嵩明祿豐等州縣皆復巡撫都御史喬璧星以聞械阿克等至京師磔于市乃悉置流官 是月復起吏部尙書孫丕揚丕揚罷歸久之起南京吏部尙書辭不赴及吏部尙書李戴免上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

數請簡用尙書上終念丕揚廉直乃召起故官丕揚屢

辭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受事年七十有八矣

願見明史本

傳傳及七卿表皆系之是年之九月今從之

是秋東部宰桑犯開原官軍

擊却之 冬十一月壬子朱賡卒賡醕謹無大過而與

沈一貫同鄉相比又暉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

蒙詬病當一貫鯉去位時賡年七十有二獨當國政時

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十上十不獲一下賡

因力請上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僚充言路三事語

尤切上優詔荅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

不得命賡以老屢乞引疾閣中空無人乃用于慎行李



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于家以爲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廢實主之疏詆廷機並侵廢廢疏辨上爲切責言者旣而言路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者至五十餘人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至是卒于官 是月兵部尙書蕭大亨罷以戎政尙書李化龍掌部事 十二月戊午再振南畿竝免稅糧 是月朶顏犯薊州朶顏察罕之子賚琿岱舊作賴狡黠爲邊患與其從父莽吉勒舊作潛入薊鎮鼻反大掠河流口叅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至居民望見火光驚爲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京師

戒嚴兵部尙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  
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  
以歲月補還上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  
萬畀之軍情稍定敵以有備引去

三編發明曰朶顏入寇居民見援師而驚爲敵至逃  
奔京師此時正宜撫輯曉諭以安衆心何至倉皇失  
措九門盡閉一若強敵之臨城下者則是時上下皆  
無定見而時事之失可知矣至度支告匱實由理財  
乏術而費用不經所致咎何足責乃戶部請借內庫  
礦稅銀而神宗猶復難之國家儲蓄本爲軍國預籌

乃以礦稅所入守爲私財雖兵餉守備之急尙不肯支發應用則向來中使四出豈專爲內府厚藏計乎且太僕馬價甯獨非天子之財而于彼于此自生岐視真有莫能爲解者耳

三十七年春正月癸未朔永昌地震聲如雷自元日至十日

國朝明史五行志佚三編摺實錄增目今從之

二月吏部侍郎楊時喬

禮部侍郎楊道賓皆署本部尙書旬日間相繼卒于是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時喬署銓部五年上悉委之又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銓政而是時堂廉扞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又值中朝議論方聳動見掣肘是時起

孫丕揚尙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襚以

敕詔贈吏部尙書謚端潔以禮部侍郎吳道南署本部

尙書 大學士葉向高請令東宮講學時東宮輟講已

五年矣至是向高擇吉以請竝推舉堪任官僚之吳道

南翁正春等不報列傳見明史本傳特書 三月辛卯

套部貢圖舊作拱菟寇大勝堡先是朶顏賚璉岱大掠薊鎮

去復結鴻台吉謀犯喜峯口總兵官杜松受總督王象

乾指潛搗鴻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甯遠中左所夜馳

貢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

故被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

游擊于守志禦之敗績敵執守將耿尙文支解之殺掠  
幾盡復深入小凌河二十二里官軍多敗時杜松駐大  
凌河不敢救遼人多咎松部議亦以覺由杜松令戴罪  
自効松恚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乃自提  
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  
松益慚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松故總兵桐  
弟也竝以戰功著至是廢時多惜其勇然惡其債事無  
推轂之者 辛丑太白晝見 己酉大學士葉向高請  
發言官章疏時言路互相攻訐上心厭之章悉留中給  
事中王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舉朝忌之吏科都

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嗾門人御史鄭繼芳劾元翰盜庫金剋商人貲，奸賊數十萬。元翰亦疏詆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憂之，乃請下諸疏。敕部院大臣評其曲直，罪其議論傾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疏入不報。方繼芳之劾元翰也，命未下，繼芳輒遣人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乃盡出筐篋，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痛哭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謫其官。自是樹黨相攻者不已。夏四月，倭寇溫州。是月，工部侍郎王汝訓署本部尙書。五月，福建大水，建甯等府丁口失者殆十萬。吏部參給事中孫善繼、劉道隆、顧天竣等。

不告自去議處有差 六月辛酉甘肅地震軍民墜死

者八百四十餘人邊墩毀壞者八百七十里東關地裂

南山崩絕河流數日 秋八月山西宣府饑江西大水

江南徐州以北及山東濟南青州諸府蝗湖廣四川河

南陝西貴州大烈風白氣亘天歲歉

及異明史本紀書于是秋五行志入

之九月三編改入八月蓋據寶錄類書今從之 九月癸卯署左都御史詹沂

封印自去先是沂請告已數年輔臣葉向高以爲言不

報至是沂拜疏出城候旨向高等言目前最急者無如

都察院刑部兩官都院有考察之事刑部有審錄之事

且以往年審錄準之近已踰期矣不報時以倉場尙書

孫瑋兼署院事 丁未停刑 冬十月戊午朝日壇火

十二月己巳詔留畿內山東諸省稅銀三之一振饑  
民時各省皆報災傷重大戶部請借馬價二十五萬竝  
工部稅銀十五萬解給各鎮支用其北直山東河南山  
西陝西福建四川常年徵在官聽解內帑稅銀請以二  
分解部留充軍餉一分振饑民報可 徐州賊作亂殺  
如臯知縣張藩 是歲日本入琉球執中山王尙甯初  
琉球國王尙永卒世子尙甯遣人請襲福建巡撫許孚  
遠請援先臣鄭曉領封之議遣官一員齎敕至福建聽  
其陪臣面領歸國或遣習海武臣一人偕陪臣同往報



可後以倭侵朝鮮海上多事三十一年始遣給事中夏子陽等冊封仍令其領封海上永爲定制越二年始廢事是時日本方強有吞滅之意而琉球外禦強鄰內修貢不絕至是日本竟以勁兵三千入其國虜尙甯遷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總兵官楊宗業以聞詔填巡官嚴飭海上兵備攷黑琉球國王被擄明史本紀系之是年書于四十年蓋尙甯告歸國在四十年本紀分書之傳中牽連並記耳今據明史本紀

三十八年春正月大學士葉向高復請皇太子及福王出閣講學又請增補閣臣皆不報 二月癸酉有星大如斗墜山西陽曲縣西北碎星不絕天鼓齊鳴 三月

癸巳賜韓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吏部尙書  
孫丕揚請留朝覲俸深各官畧曰臣惟中外臣僚惟州  
縣官最爲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爲  
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卽與陞轉非但以均  
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爲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州縣  
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  
去者故人情甚爲厭苦卽強之莅事亦衰頹不振于民  
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朝覲各官其  
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灾祲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  
勞苦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間應選便有百

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卽各官復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揆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具題蓋一以爲朝廷存舊章一以爲地方省勞費一以爲銓部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疏入不報

及異明史不揚傳不載此疏今據從信錄增

閏月

京師旱禮部言今日旱災皆政務廢弛所召蓋天下人情莫鬱于此時鬱氣浮發必結爲災如儲官天下本也不令與諸臣相接講明經術練習世務而久置之深宮使耳目聰明俱塞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大僚爲國家撐持楨幹闕其大半按差爲朝廷察吏安民久請不

下甚至刑部衙門懸印半載讞決無人控籲無路怨氣  
滿獄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內帑山積而閭閻半菽  
不充父賣子夫鬻妻慘不忍聞而坐視其死亡天下之  
人心鬱乎不鬱乎逮繫之臣如滿朝薦卞孔時皆一時  
循吏爲君上愛養百姓者以權璫羅織而使之累年淹  
禁見天無日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廢棄諸賢久銅  
銓曹日補牘以請而點用百不得一登進無期正氣塞  
結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四海同一鬱積以故結成  
旱魃誠慨發德音將以上諸政一旦舉行則甘霖徧宇  
內矣疏入不報 夏四月丁丑夜正陽門箭樓火至次

日辰刻未熄給事中周曰庠上言正陽門樓與正殿相對坐子面午義取當陽正南面以臨天下者也自萬歷二十年來深居大內大小臣工莫能接見朝夕左右不過宦寺之流一念精明強毅之心日斂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皆置之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已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于正陽之名爲哉天故火之庶幾顧名思義耳願稍加振刷勤庶政信百官親百姓則天下事尙可爲也疏入不報 辛卯以久旱敕廷臣修省竝諭各舉職業勿彼此攻訐 辛丑遣官分振畿內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福建四川饑時各省告災詔發內帑銀十萬兩分道振濟仍發米三十萬石振給畿輔饑民復留本年春夏稅銀振給四川福建 五月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揭言刑部掌印官候命日久催請煩數未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囚米日增皆責舖戶包賠竊惟重罪固不足惜而輕罪亦自可憐祖宗以來每年有熟瘠之例而三年恤刑之差舊例皆于二三月題請延至今日勢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印爲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疏入不報時侍郎劉元霖以工部侍郎兼署刑工二部事以沈應文致仕王汝訓復卒也

河南賊陳自管等作亂有司討禽之 八月葉向高

再請戶禮二部掌印揭言目前戶部事務停閣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爲困急而禮部則頒歷賀冬皆將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缺卽如進貢番夷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糧方極匱乏而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惜也亦不報 九月禮部侍郎署尙書吳道南以憂去侍郎翁正春署代 戶部尙書趙世卿請告出郊待命 冬十月辛丑太白晝見

停刑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禮部右侍郎翁正  
春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  
生之月也仲冬之月于律爲黃鍾于卦爲復乃羣陰已  
極一陽初生之候而有此虧蝕其災異尤甚君德象日  
宜照臨宣布不宜閤汶閉藏自萬曆二十年後財貨日  
歛聚人才日剝落一切請補大僚考選起廢率皆不報  
六卿九公之地三五晨星閭闔徒號天聽愈杳天下不  
見陽和舒育之氣如在窮陰沍寒之中是以上天遣告  
如此然日之食與更祇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祇在  
一念誠翻然轉移立見改轍將日中之治可保無疆矣



疏入不省

政異明史本傳但記正春以日食極言闕失不報三編摺實錄增入正春原疏語今從之

是日欽天監推日食分秒及虧圓之候職方郎中范

守己疏駁其誤禮官因博求知歷學者令與監官晝夜

推測庶幾歷法靡差于是五官正周子思言大西洋歸

化遠臣龐迪崧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歷法多中國典籍

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歷法例取知歷儒臣率

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先是大西洋人利

瑪竇進貢土物而迪崧三拔及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

等先後至俱精究天文歷法禮部因奏精通歷法如邢

雲路范守己爲時所推請改授京卿共理歷事翰林院

檢討徐光啟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厯理可與迪峩三拔等同譯西洋法俾雲路等參訂修改然厯法疎密莫顯于交食欲議修厯必重測驗乞敕所司修治儀器以便從事疏入留中未幾雲路之藻皆召至京參預厯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爲宗西法入中國自此始 丁卯以軍餉匱乏諭廷臣陳足國長策不得請發內帑初自萬厯二十年甯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其時三大征接踵加以二十四年乾清坤甯兩官災二十五年三殿

災營建無資計臣束手而礦稅因之大興溯自世宗時  
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以貯礦銀尙書文明以給工  
價奉旨詰責令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至萬厯  
中葉礦使四出久之內府之藏冠絕千古而上擁爲已  
有若欲與國賦分爲二者遂有是諭然其時大璫小監  
縱橫驛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  
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又異此據大事記中語而  
明史宦官傳亦具大畧今  
從之 初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從之游者甚衆而忌者  
日益多是時廷臣黨勢日盛國子祭酒湯賓尹與諭德  
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以賓尹宣

城人天堦崑山人也自上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發  
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  
齊楚浙三黨齊則元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爲之魁  
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爲  
之魁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廷  
元爲之魁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庭訓等附之與賓尹天  
堦聲勢相倚竝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劄大東小東之  
說目東宮爲大東東林爲小東一人稍異議輒羣起遂  
之大僚非其黨不得安于其位天下號爲當關虎豹是  
年侍郎王圖主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爲分校官舉人

韓敬嘗受業賓尹及會試敬卷爲他考官所棄賓尹越房搜得之與各房互換闈卷凡十八人彊圖錄敬爲第一知貢舉侍郎吳道南欲劾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爲祭酒而圖方掌翰林院銜之遂起明年京察之獄亥京察在明年而事起于庚戌据明史本傳分書之爲李三才請罷湯賓尹被察張本

三十九年春正月閣臣葉向高請吏部考察日期兵部考選軍政日期畧言國家所以整肅綱紀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舉之舊章萬不可緩疏入報聞二月庚子河套部犯甘州之紅崖青湖官軍禦却之是月鳳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罷初三才在淮以凌折稅監得

民心山東稅監陳增兼領徐州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常密令死囚引爲黨輒捕殺之增爲奪氣歛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爲增參隨縱橫自恣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爲己累亦收獲守訓違禁珍寶聞于朝論死遠近大快屢加至戶部尙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口衆工部郎中邵輔忠劾其貪僞險橫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等十餘人繼之胡忻曹于汴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三才與憲成深相結嘗請增大僚選

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途遂永棄不收要之于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負國負君罪莫大于此意爲憲成發也于是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御史吳亮素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上亦不罪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其用財如流水嘗宴顧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故盛饗之 三月有流星大如椀赤

色照地天鼓鳴

攷異明史天文志佚三編  
据實錄增綱目今從之

大計京窟

祭酒湯賓尹等降黜有差先是計典將屆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尙書孫丕揚令發訪單咨是非將陰爲鈞黨計侍郎王圖亟言于丕揚止之羣小大恨而圖掌翰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注考賓尹以庚戌事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徽爲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爲浙江巡撫鄭繼芳僞書抵紹徽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卽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



爲侍郎與丕揚俱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爲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言乃達之丕揚丕揚不爲意明時廉得之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等乃先上疏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僞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闕然及注考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宏綱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佐之兆京謂明時倡言要挾逃察丕揚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疏辨復犯上諱字上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疏爲圖報復于是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等結黨欺君丕揚因發聚奎前爲知

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賓尹天峻御史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御史康丕揚徐大化主事鄭振先張嘉言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及其同官喬應甲于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故爲修隙議論洶洶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卽抗章盡發宜崑構謀狀于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爲金明時訟寃賴葉向高調護久之察疏乃下由是諸失意者相繼攻圖竝及丕揚 夏四月戊子怡神殿災御史馬孟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

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徹御覽與果出聖意否

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戶入主出奴愛

憎由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此士習可慮也

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

子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盜合羣將為豪

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疏入不省山海參將李獲陽忤

稅監下獄死孟禎為訟寃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

薦李嗣善等之在獄者且言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

錮高墻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不聽 丙申

詔設邊鎮常平倉 是月京師旱 五月辛丑雷震正

陽門樓 壬寅御史徐兆魁劾東林講學諸人首誣詆顧憲成謂澣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卽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又劾其受黃正賓賄其言皆絕無左驗光祿丞吳炯上書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 是月廣東廣西大水廣西積雨凡五閱月 六月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

撫按官請罷權稅以甦民命不省輔臣葉向高言今自  
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  
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  
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上不省  
是夏停熟審 秋八月河南巡按曾用升以災請蠲振  
時河南游饑開封歸德汝甯等府自春徂夏霖雨連旬  
平地水深丈尺飛蝗蔽野用升奏言中州錢糧自三十  
年迄今逋賦三十九萬有奇請悉免之竝請留秋冬稅  
銀以振災重州縣不報 九月己酉肅靖皇貴妃薨皇  
太子生母也貴妃病革太子請旨得往省官門猶閉扶

鑰而入貴妃病目眚手太子衣而泣曰爾長矣如此我死何恨遂薨大學士葉向高言皇太子母妃薨禮宜從厚不報復請乃得賜諡光宗卽位加上尊諡曰孝靖皇

太后葬定陵

政異王皇妃薨明史后妃傳書于萬曆四十年證之明史稿光宗紀則云萬曆三十

九年又通紀紀事本末書三十九年九月己酉而文氏先撥志始直云九月十三日按是年九月丁酉朔己酉正十三日也蓋王妃失寵傳

據踰年請諡書之今據野史

是月起終養尙書趙煥

任刑部尙書煥以去年九月召至是始受事 是秋掌

翰林院事王圖罷先是金明時劾圖竝誣劾其子寶抵知縣淑朴賊私鉅萬又謂其兄國素惡李三才圖爲求解國怒詈之圖遂欲以拾遺求去詔慰留既而考察事

起攻者日益衆圖復累疏乞休出郊俟命溫旨勉留堅  
卧不起至是始得告歸國亦尋致仕去 冬十月丁卯  
戶部尙書趙世卿請告不得命徑自去世卿素厲清操  
當官盡職上雅重之嘗兼署吏部推舉無所私惟楚宗  
人之獄世卿力言王非僞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輔政  
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世卿黨比于是給事中杜士全  
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  
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十餘上不報及拜疏出城候命又  
一年仍不得命至是遂乘柴車徑歸上知之亦不罪也

家居七年卒世卿旣去始以侍郎李汝華署代

又與趙世卿致

仕輯覽系之九月重修三編據明本紀及實錄改入十月七卿表入之三十八年九月者據始告年月也今仍據本紀分書之

三編發明曰楚宗事至是幾十年矣而廷臣猶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繼論劾借端攻擊報復相尋朝事已不可問至世卿乞罷或聽或留不過一言而決乃遲之踰年竟付不報而世卿亦遂不待朝命怫然而去卒亦不聞以擅去爲罪前此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未幾吏部尙書孫丕揚亦拜疏自去而閣臣李廷機亦以上疏不得命竟歸一時大臣之去留朝廷若罔聞知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大臣國之股肱



而一至于是其爲痿痺不已甚哉

甲申停刑閣臣請釋輕犯不報 十二月兵部尙書李化龍卒化龍以是年八月一品秩滿加少傅至是卒于官年七十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綎驕蹇先摧挫之而薦其才故綎爲盡力開河之功爲漕渠永利卒贈少師加贈太師謚襄毅

四十年春正月兵部復奏請考選軍政疏仍不下蓋錦衣都督王之楨撓之也言官屢劾皆不報 是月天鼓

鳴宣府懷來延慶皆地震又有星如盞起左攝提光燭

地錄以天鼓鳴爲綱餘詳目中今攝之

召薊遼總

督王象乾爲兵部尙書 二月癸未吏部尙書孫丕揚

拜疏自去初丕揚見廷臣日事攻擊議論紛呶久懷去志及京察事起人言紛至累疏求去優詔勉留丕揚自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林居者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歐陽東鳳輩上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亦報罷丕揚齒雖邁上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揚求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旣不得命拜疏徑歸葉向高聞之亟言于上丙戌始

得詔許乘傳歸且敕所司存問已丕揚疏謝因陳時政  
四事復優詔答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啟  
初追謚恭介 三月丙午振京師流民時順天府饑民  
流移皆集京師戶部請給米煮粥以振從之 是春輔  
臣葉向高言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  
今止十君勸上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  
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上輒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  
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  
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  
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

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  
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先是向高疾  
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  
久卽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  
乞去上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萬壽節始起視  
事 夏四月丙寅南京各道御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  
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  
之憂不報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壬寅太白晝見  
雲南大理曲靖等府二月地震至是月又震房屋多  
傾 是月南京光祿少卿顧憲成卒憲成廢歸以三十

六年起官南卿辭不就至是卒于家憲成既卒攻者猶未止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憲成既卒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官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者

無虛日借魏忠賢毒蝕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

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

中於國迄國亡而後已

攷異揭明史憲成本傳卒于四十年其五月据明儒學案

河套寇犯保甯延綏總兵官官秉忠督參將杜文煥敗之白土澗一日再捷俘斬二百五十馘其長五人 秋八月以刑部尙書趙煥兼掌吏部尙書時上怠荒益甚

久不御政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  
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尙書李化龍  
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止各一人  
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  
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  
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  
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  
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數人既  
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攷異據明史趙煥本  
傳煥以三十九年九月任刑部尙書尋兼署兵部四十  
年二月孫丕揚致仕改署吏部八月始改吏部尙書按

李化龍以三十九年十二月卒明年正月召王象乾未  
至故煥兼署兵部也至二月以孫丕揚去改署吏部八  
月始卽真今七卿表但書其八月改吏部事而于正月  
署兵部二月改署吏部皆不載今悉據三編彙記于八  
下月 河決徐州去年六月決徐州狼矢溝至是大決三

山衝縷堤二百八十丈遙堤百七十餘丈梨林舖以下

二十里正河悉爲平陸邳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

士忠請開韓家壩外小渠引水復故道從之政異明史三編皆系

之八月河渠志書于九月者據奏至月日也今據本紀是科各省鄉試部臣屢

疏請考官久之始下則已七月終矣于是應天浙江江

西湖廣陝西皆改期或十餘日或二十餘日 九月庚

戌李廷機罷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

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等相比交章詆之其在禮部  
楚宗人華越以奏許楚王旣擬奪爵錮高牆廷機援祖  
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  
不敢出諸外年例幾廢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  
意中雲翰察典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休杜  
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言者猶攻之  
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然輔臣以齟  
齟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亦前此所未有也 是月副  
都御史許宏綱署刑部尙書辛亥京察宏綱兼署院事  
至是復兼署刑部代趙煥也 冬十月甲申停刑 閏



十一月長至節賜廷臣宴。是冬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閣臣葉向高擬旨上不發論改明春至是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不納。是歲琉球中山王尙甯遣使報歸國蓋日本議和復釋之也禮部以其國殘破請定自後十年一貢之例從之然明年其國仍修貢如故。攷異此据明史本紀蓋以三十七年執四十年釋也今分書之

四十一年春正月庚申諭朝鮮練兵防倭初朝鮮國王李昞卒其次子琿自立。据朝鮮傳在三十六年詔從其臣民之請

封爲國王仍賜昞謚琿立奏言倭使頻來要挾和款兵端漸露乞選將率兵督同本國訓練修防上以前留將



院左都御史都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瑋以倉場  
尙書兼署已又兼署兵部至是以外計期迫始命瑋以  
兵部尙書掌左都事 二月會試閣臣葉向高主試事  
時向高獨相屢請增置閣臣不省于是章奏皆送閣中  
時以爲異事云 三月癸酉賜周延儒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是月加淮揚田賦是時倭寇連延閩浙出沒  
無常福建巡按丁繼嗣疏陳防海七事乃敕沿海郡縣  
駐兵防倭而鳳陽巡撫陳薦以江上防倭需餉急請加  
派淮揚等府賦銀十四萬六千兩有奇俟地方無事請  
裁從之時巡按御史顏思忠言淮揚東隣日本如廖角

嘴爲倭奴首犯登岸之地犯嘴之南則通海等州受敵  
犯嘴之北則廟灣等處直搗誠蘇松之肩背淮揚之門  
戶國初于此嘴設廖角大河二塞撥官兵統領駐防後  
移駐呂場大河營尙有官軍廖角塞則全虛矣今當于  
淮安大營調兵六百名分守廖角嘴等營仍委千百戶  
三員統領以復國初之舊報可

攷興明史本紀及日本傳皆不具三編系之三

月竝據明寶錄增目今從之

是春廷臣交章請福王之國諭改明

春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可閣臣葉向高因言會  
典載親王祿米萬石養贍名目已是添設豈可過多各  
直省田土之數惟大郡方有四萬頃少者止一二萬頃

自祖宗以來封國不少使親王各割一大郡則天下土地已盡今日非但百姓無田卽朝廷亦無田矣況聖子神孫源源未已乎列聖相傳遵守家法豈無愛子欲加厚以祖制不敢踰越必如是而後萬世可常行耳福王所陳不過引景府潞府事例夫潞府就封時廢府田地尙多未嘗括及民間今田地已盡而租銀之入已過潞府何更求多乎至景府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常懷危疑其後皇祖斷然遣之人心始安景府屢請楚地幾至激變當時皆譏皇祖過寵非以愛之亦前事之鑒也臣愚謂祖制當遵吉典當舉王方建維城之固與國同休

不當以土田小事滋天下之口又言使福王莊田必足  
四萬頃則之國無日王疏以祖制爲言試思親王四萬  
頃之莊田祖訓會典累朝功令有之乎臣不知王所引  
祖制何指也自景府以前無田數千頃外者惟景府以  
寵愛踰分致壞祖制王奈何尤而效之乎況今河南山  
東撫按官搜括已盡恐有奸徒以投獻爲名者挾讐報  
怨中州齊楚間稍有土地者不安其生天下從此多事  
矣上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皇太子與福王大分已  
定復何猜 夏四月辛亥東部綽哈舊作炒花合宰桑煖土  
舊作宰煖菟以三萬騎寇遼東平虜堡 五月己巳誠廷臣

母植黨妄言先是孫丕揚王圖以京察爲黨人所攻先後去閣臣李廷機被言路攻訐去而是時南畿提學熊廷弼以杖死諸生事與巡按御史荆養喬相訐奏養喬投劾去都御史孫瑋議廷弼解職聽勘遂爲廷弼之黨官應震吳亮嗣輩交章攻瑋瑋累疏乞休上慰留之因諭吏部都察院曰年來議論混淆朝廷優容不問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傷國體自今仍有結黨亂政顛倒是非誣詆要譽者罪不宥是月以禮部侍郎孫慎行署本部尙書時翁正春改吏部侍郎也初慎行佐禮部以上二十餘年不親郊廟大享而東宮

輟講者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二十二未婚  
楚宗人久錮未釋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  
四萬頃慎行竝切諫不省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  
莎李廷機時爲侍郎主之其後廷臣爭者百餘疏皆不  
納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而楚宗人之獄錮高牆者二  
十三人謫邊遠者二十三人皆以慎行力爭得釋云

六月乙未以布色圖襲封順義王時布色圖始婚于忠

順夫人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爲請封而忠順夫人旋卒

布色圖勢益衰不復能制諸部薩囊烏魯木額森

譯皆見前

諸台吉皆與之埒朝廷以宣大總督涂宗濬請各陞賞



如例 乙卯綽哈復犯大甯皆要求撫賞許之乃去

是月通惠河決以工部侍郎劉元霖任本部尚書 初

上旣諭以明春遣福王之國葉向高疏謝因又言皇考

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自通今東宮輟講八

年且不奉天顏者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

惟堅明春之國期無以莊田藉口庶天下疑自釋也至

是有錦衣百戶王曰乾者以私事與孔學趙宗舜等相

訐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驚

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訐奏鄭妃內侍姜巖山與學等

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

福王上震怒遶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會  
向高奏至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  
兩造具在一訊卽情得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  
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  
皆同敢以聞上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  
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  
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  
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則天下帖然無事上盡用其言  
太子諸王乃得相安國黑諸書皆系是事于九月初  
廣東珠池自三十三年罷採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

復請開從之刑科給事中郭尙賓極論開採之害不報  
秋七月甲子兵部尙書掌都察院事孫瑋拜疏自去  
滓索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  
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顏有私御史  
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遂并發湯賓尹會試分校越房  
取其私人韓敬事下部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  
竝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顏謫之麟亦不  
及賓尹等振基謂議者庇之上疏論劾詔廷臣再議正  
春乃坐敬不謹落職于是黨人元詩教等交章論列竝  
劾正春紛呶不已而是時瑋方以議熊廷弼事爲黨人

官應震等所攻于是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復劾應震等植黨背公南北臺諫各有左右上竟如瑋言令廷弼解職吏部尙書趙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中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十餘上不得命遂徑出城未幾正春亦以侍養歸 丁卯宣府大雨雹殺禾稼 是月甯夏鎮天鼓鳴兩畿江西河南皆大水 副都御史署刑部尙書許宏綱罷初宏綱以副都御史領辛亥京察事畏諸黨人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攻孫丕揚主事丁元薦劾宏綱持議不宜前却及丕揚王圖等相繼去宏綱遂不安其位是年五月

乞休至是始得命以兵部侍郎魏養蒙兼署刑部事

八月山東湖廣廣西俱大水 九月壬申以吏部左侍

郎方從哲前吏部左侍郎吳道南竝擢禮部尙書兼東

閣大學士預機務輔臣葉向高屢引疾請增置閣臣章

百餘上久之始有是命從哲家居久以中旨起佐吏部

遂入閣道南居憂方服閔卽家起之三辭不允踰年始

至寶巽二人入閣輯覽系之八月重修  
三編据明史本紀改入九月今据之 庚辰吏部尙

書趙煥拜疏自去煥素有清望顧雅不善東林惟同鄉

元詩教言是聽諸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凡所舉措

多弗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

遂乞歸優詔慰留已而兵部主事卜履吉爲尙書孫璋  
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  
煥疏辨再乞罷葉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  
者旣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  
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  
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展布而毋苦言  
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尙  
可爲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旣而御史湯兆京以  
振基出外不移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得投劾徑歸  
其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部郎中賀煊交章

劾煥擅權請還振基詔奪諸臣俸貶煥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闕門出城待命上猶諭留給事中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堅不起 是月遼東大

水時各省以灾告者俱令振之竝蠲蘇松等處積逋停徵黃梅長沙湘陰善化等縣兵工二部逋稅又折徵南直隸兌軍米及屯糧 冬十月戊子孫瑋致仕己丑趙煥致仕蓋請告至是始得命也 是月兵部尚書王象

乾兼署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劉元霖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甲辰寇犯甯遠參將郭有功死之 是

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

攷異二人從祀明史本紀不具三編稽覽

原系之隆慶六年而明史禮志入之萬曆中亦誤系于王守仁等三人從祀之前重修三編始查照孫慎行奏議改入是年十二月竝簽出原誤年月今從之初戶部主事李朴以黨禍方

興力爲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等辨謗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不報是年遷郎中齊楚浙三黨勢日盛稍持異議者羣譟逐之朴性懇積憤不平是月乃上疏曰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



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元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

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贓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鬻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寃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疏奏臺諫皆大恨宗文等及其黨力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贓私上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朴再疏發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贓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敬興邦媚趙煥狀且言詩教爲羣兇盟主實社稷巨蠹陛

下尤不可不察上爲下詔切責言官畧如朴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議鑄朴三級調外任上持不下明年黨人再攻朴始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

明通鑑卷七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五

起闕逢攝撰格盡  
著雍致祥凡五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四十二年春正月乙丑總兵官劉綎討建昌叛猓平之初四川建昌衛所轄四驛曰祿馬阿用白水瀘波各百里有差其屬有源山拖郎桐槽熱水諸番舊謂之囉囉卽猓之異音也皆以強弱爲向背萬曆四十年諸猓作亂詔綎爲總兵官討之綎偕參政王之機等分八道督攻而已居中節制次第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

北諸砦大小五十六戰斬馘三千三百有奇俘九百七十五名口牛馬羊二千八百四十有奇甲仗無算諸猓巢穴一空及是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吳用先以捷聞

致堯史稿吳用先討建昌猓平之蓋用先時爲四川巡撫也平猓事具劉綎傳故明史本紀及三編皆歸之于從之

二月辛卯慈聖皇太后李氏崩太后性嚴明萬厯初政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上入侍太后問故上曰彼都人子蓋內廷呼宮人曰都人指皇太子生母也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上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七十

誕爲詞太后曰吾路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  
王未行而太后崩 己酉振畿內饑從戶科給事中官  
應震請也 是月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孝定皇后

以南京吏部尙書鄭繼之爲吏部尙書代趙煥也繼之  
有清望又久處散地無黨援然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  
三黨尤橫繼之楚人年八十餘一聽楚黨意指不復振

三月丙子福王之國先是上以鄭貴妃請又欲改期  
閣臣葉向高封還手敕太后亦諭止之始定期莊田初  
諭給四萬頃廷臣屢請減上諭以王意奏辭減半給二  
萬頃中州腴土不足以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復乞故大

學士張居正所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襍稅並  
四川鹽井榷茶銀以自益伴讀承奉等官假履畝爲名  
乘傳出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山東河南湖廣撫按  
臣各疏言王府賜地應照會典例令地方官每畝徵銀  
三分王府遣人關領不便自行勘丈管業並發諸中使  
在外不法狀俱不報瀕行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羨悉  
以資之押運劉孝自虞城至洛陽到處橫索殺人撫臣  
梁祖齡按臣張至發以聞置不問其後莊田湖廣復不  
足王又奏減一千頃實給田一萬九千頃云

張鼎福王之國所賜

莊田四萬頃以延臣屢請減及王自奏辭乃減其半重修三編据明史諸王傳及葉向高集改正原編見卷首

上諭又据明實錄萬曆四十四年五月福王  
又奏減一千頃增入是年二月目中今悉遵據之

初

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  
又設官店于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是之國王又請淮  
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中使至淮揚支鹽乾沒  
要求輒數倍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揚故非王肆  
所出不得鬻河東引過不行邊餉由此絀葉向高言以  
藩國之尊下侵商賈之事于體甚褻况差官支取或滋  
夾帶之奸定價貿易終無兩平之理戶科給事中姚宗  
文言方今鹽法壅滯鹽課不登今王府公行貨賣則狐  
鼠羣奸必至公然夾帶兩淮正額引鹽必壅河東行鹽



之地自有成法一旦阻絕則行鹽地少鹽課必虧河南境內民肆向有堆賣官鹽價值一定若王府售賣昂值專利勢必騰涌民何以堪大學士方從哲及諸廷臣亦先後請停文田開市二事俱不報

取異三編于福王開市事另立綱系目以此係之國後事也又所請准鹽輯覽作數千引

三編据明史本傳改正一千三百引今据之

是月

禮部上言原任兵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楊繼盛浩氣凌霄丹心貫日前知遠識芟仇鸞之奸于未然正色危辭褫嚴嵩之炎于方熾風波九死惟矢忠義之心熱血一腔長灑英雄之淚先皇上嘉其忠貞錫之贈謚建祠表里廕及後人蓋三旌之寵游加已慰忠魂于九地

乃一坏之封猶缺未澤枯骨于重泉此感往不無永懷

而盛典尙宜請補也從之詔封其墓竝敕有司修石麟

華表如制

國朝封楊忠愍墓諸書及明史皆不載三編摭實錄增入是年三月下今從之

以

刑部侍郎張問達署本部尙書兼署都察院事又以刑

部侍郎林如楚兼署工部尙書 夏四月丙戌以大行

皇太后遺命赦天下時楚宗人之獄亦稱太后遺詔釋

之從孫慎行之請也

及聖朝覽書釋楚宗事于三月三編系之五月今于遺詔赦天下之

下類

五月甲寅雷震密雲軍臺火藥火器俱燼擊死

南兵一人 乙卯京師大雨雹 庚午雷復震永平軍

臺擊死南兵一名傷北兵二名

以上三條明史五行志俱佚三編摭實錄月日

增今從之

是月福建稅使高宗置通倭雙柁海艘航貨數十萬入海貨直不以予民間嗚怨激變宗怒麾兵殺人放火箭燬民房突入巡撫署露刃脅制要盟有司官于私署巡撫袁一驥巡按徐鑒以聞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給事中姚永濟郭尙賓先後論劾上置不問時陸璫杜茂杖殺留守陸萬垓兵科給事中吳亮嗣疏劾亦留中 六月甲午葬孝定皇后于昭陵 秋八月甲午禮部侍郎署尙書孫慎行拜疏自去慎行素講學東林爲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韓敬科場事久不定慎行特擬黜敬黨人袒敬者追論湯賓尹越房取卷

時各分考俱效之因欲十七人竝罪藉以寬敬慎行集

廷臣議卒坐敬闕節爲十七人昭雪黨人益大恨會吏

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李銖于左三編作誌今而以

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銖未履位何復

推慎行元詩教和之慎行遂連疏引歸不得命遂自投

劾去以禮部侍郎何宗彥署代 癸卯大學士葉向高

致仕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如東宮講筵

瑞王請婚福王之國補缺官罷礦稅再三陳請其言多

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自獨相後請增置閣臣尤

極懇切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

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廡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習氣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上不能用向高以屢乞休不得因又言今天下災傷死亾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留臣何益自是乞休疏前後凡六十餘上詞極哀乃得請歸 九月庚午山西河南同日地震

是月兵部尙書王象乾罷吏部尙書鄭繼之兼署己  
又以侍郎李鈺署代 繼之之長吏部也倚任文選郎  
王大智定制科道外遷必會都察院吏科自趙煥以年  
例出孫振基王時熙等院科皆不預聞繼之代煥遂踵  
其轍是秋復以年例出御史李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  
南京給事中張篤敬于外皆善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  
比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  
鳴鸞濮中玉當預而五人者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  
遂見抑改授部曹先後皆大智主之同官趙國琦以爲  
言大智怒搆于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孫居相張五典

周起元等引故事爲言而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怒乃與瑾交章劾世濟給事中御史復助世濟排擊居相于是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繼之亦覺其非不爲辨也然是時朋黨勢成言路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驅除異己未幾而胡來朝爲文選郎繼之復倚信之是歲浙江江西兩廣福建俱大水河決靈壁陳鋪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徐州決河工成總河劉士忠開韓家壩外小渠引水自是壩以東始通舟楫工甫成而士忠已卒二月己卯揚州地震狼山寺殿壞塔頽江

神廟碑崩裂 是月文選郎胡來朝復以年例出兵科  
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禎徐良彥于外復不咨都  
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彥則  
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鄭繼之不能禁給事中李瑾再  
爭詆繼之及來朝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  
勝之于是諸御史羣起攻瑾瑾爭之強疏三上來朝等  
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  
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上一無所處分  
瑾方奉使自引去 三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戊申有  
星隕于清豐之東流村有聲如雷 壬子天津衛地震



有聲 夏四月戊寅石首縣雨豆大小不一色雜紅黑  
是月以兵部左侍郎崔景榮署本部尙書 五月己酉  
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挺入慈慶宮門擊傷  
守門內侍李鑑至前殿檐下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  
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繫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  
宮也明日太子奏聞上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  
廷元鞠奏犯名張差薊州井兒峪人按其跡若涉風癩  
稽其貌實係黥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上待  
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  
舉朝驚駭廷元旣以風癩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復訊

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積薪草爲人所燒氣憤赴朝聲冤行至東華門遇一人謂持挺入可當冤狀遂誤入東宮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刑部主事王之案獨疑之丙辰王之案值提牢散飯獄中未至張差私詰其實差初不承已云不敢說之案愈疑乃麾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乃與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到宮因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者內侍通稱也丁巳之案備揭其語因

署刑部尙書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顛不狂有心有膽  
乞縛凶犯于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  
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疏有奸戚  
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劉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  
法司訊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剪除大學士  
方從哲吳道南等俱斥之案言謬請上從容詳審于是  
庭訓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  
緣貴妃遣瑤造佛寺瑤置陶造甃居民多鬻薪獲利者  
差賣田買薪欲往市土人忌之焚其薪差產破薪焚不  
勝憤持挺欲告御狀與廷元等原勘畧相符由是遂據

風顛定案 丙寅刑部十三司會審挺擊之案時郎中

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尙書張問達具疏請旨度疏入必留中其事可遂寢惟刑部員外郎陸夢龍力爭之趣問達再訊必得實是日十三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楨勞永嘉王之案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禮朱瑞鳳等皆預焉惟之案與夢龍合將訊衆咸囁嚅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張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風顛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須臾成具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

修鐵瓦殿之廳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二人叅我已三年予我金銀壺各一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獄乃具于是給事中何士晉乃明詆鄭國泰先是國泰聞陸大受疏中奸戚語大懼急出搗自明至是士晉言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疑之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起閏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構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錮

此挑激之疑也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此不軌之疑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國泰如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卽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卽坐之則臣與廷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災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疏入上大怒欲罪士晉念事已有跡

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晉爲東林黨擬出爲浙江僉事遂謫之外自士晉明指國泰語侵貴妃而廷臣如

方從哲等無不以速決張差一獄請矣

張異挺擊一案明史王之案等

傳皆具日分己酉之事傳中所謂五月四日者是月丙午朔也之案散飯詆供在十一日刑部十三司會審在二十一日皆見傳中三朝要典具載于支與史悉合惟會訊系之乙丑而中所敘述亦云二十一日蓋前一日題請也今摺日分分書之

己巳嚴皇城門禁以張差之獄故也時

御史劉廷元請禁內市以消隱禍御史牟志夔請飭皇城以內四門內臣出入必稽啟閉以時毋撓巡視之權因論門禁本宜嚴密令該部及巡城科道官通飭嚴加盤詰仍著嚴衛巡捕衙門及守門官員密切體訪擒挈

奸宄至內地每月三市相沿年久以濟需用事不可缺

但不許持挾銅鐵鋒利弓矢等物入市違者必懲

三編質實

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入內門自御馬監以至西海子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俱設場貿易此三日舊例令禁內賤役輦穢出宮棄之故各門俱敬因之陳列器械借以博易焉 辛未輔臣

方從哲吳道南等言張差一事供招甚明數日之間未

蒙乾斷竊以此獄早完一日則人心早安一日不然遷

延日久枝節橫生恐有意外之禍是時上以王曰乾告

變言巫蠱事辭連劉成至是復及之爲之心動諭貴妃

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它上令太子白之

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上速具獄毋株連癸



西上御慈甯宮召閣臣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見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外臣何意輒以浮言間朕父子耶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上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申諭再三諸臣始叩首出初從哲等進見時御史劉光復跪班後大言曰皇上極慈愛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上不甚悉問

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又前跪大言申奏上  
謂地近皇太后几筵大言非敬且越班進對失人臣禮  
令中使縛之下刑部重擬罪方從哲及廷臣力救不允  
宗人中尉充餉駙馬王昺疏救光復以詞激充餉幽禁  
昺襍冠帶閒住方挺擊事起光復亦請速下部院根究  
情實務期元惡伏辜以安慰皇太子以解通國之惑又  
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耳似不必言官託之爲奇貨居  
之爲元功也蓋爲陸大受王之宋等而發云 甲戌張  
差伏誅論三法司張差風顛奸徒闖入東宮持挺傷人  
罪在不赦著卽會官處決內官龐保劉成嚴提審明擬

罪馬三道等應屬誣攀斟酌擬罪此外不許波及無辜  
先是上欲竝決保成至是中變遂先決差尋命司禮監  
隨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門會勘龐保劉成皇太子復  
請從輕定罪從之 是月吳道南至京師故事廷臣受  
官先面謝始蒞任時上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  
入直方從哲爲之請令先入閣視事張差之獄道南聽  
從哲指麾依違而已 山西巡撫吳士度言國家建藩  
頒爵自親王郡王至將軍中尉俱有定祿年來宗支繁  
衍間有無祿極貧或以擅婚私濫妾之子不敢請名者  
或已請名而家貧不能封者與孀婦身無所依者每名

月給米一石折銀一錢于各府正項糧銀內支給從之  
六月丁丑司禮監拷掠龐保劉成于內廷遂斃之先  
是詔下三法司會訊于文華門保成供原姓名曰鄭進  
劉登雲而不承罪奉東宮傳諭以仇誣從輕擬罪刑部  
張問達等請再鞫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張差  
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訊何  
由得情二囚偏詞何足爲據差雖死所供詞故在其同  
謀馬三道等亦皆有詞在案孰得而滅之況慈甯召對  
面諭竝決煌煌天語通國具聞若不付之外廷會官嚴  
鞫安肯輸情既不輸情何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

罪囚不付法司輒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  
陛下尤當明正典刑奈何任從展轉不與天下共棄之  
也上以二囚詞涉鄭氏付外廷議益滋乃潛斃之于內  
言皆劊重身死而馬三道等五人竝予輕比坐流配其  
獄遂竟未幾問達解都察院事致異據明史王之案張  
下三法司會訊于文華門遂供姓名鄭進劉登雲等語  
此後不持外廷無會訊事卽文華門亦無復訊事保成  
之死係由內廷潛斃託言司禮監拷掠死也三編誅張  
差目中言上命司禮監隨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門會  
勘隨保劉成榜掠死此實錄書法且亦牽連並記也證  
之明史張問達傳文華門但有會訊並無刑訊事而保  
成之死非由三法司榜掠也三朝要典所載丁丑上諭  
言保成業已劊重身故此斃之內廷司禮監之手明甚  
今據明史問 戊寅以久旱京師自三月至六月不雨  
達傳書之

敕修省 是月免許墅蕪湖關稅三分之一先是奉慈  
聖太后遺詔免近京崎零雜稅因允臺臣所請罷蘆溝  
稅至是應天巡撫王應麟言兩京並重而陪京尤爲根  
本乞並罷兩關稅故有是命 秋七月己酉振畿內饑  
時畿輔久旱通州三河等處饑民乏食劫掠者衆薊鎮  
總督薛三才以蠲振請詔發通州倉米七萬石振濟臨  
清德州倉米十萬石平糶並發本屬備荒穀及收買鄰  
近豐收地方襍糧以資之 甲戌停刑 八月乙亥楚  
雄地震聲如雷人民驚殞 庚辰太常寺少卿史孟麟  
請舉冊立皇太孫盛典以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

劉光復上怒謫兩浙鹽運判官 是月改兵部侍郎李

鈇爲吏部侍郎兼署都察院事 閏月庚戌重建三殿

時工部奏修乾清宮廡屋上以三殿久未鼎建諏吉宜

于本年命定期啟工俟明歲皇太后升祔陵廟禮成後

從容構造 丁巳振山東湖廣饑時山東自三月至六

月久旱盜起貧民乏食巡撫錢士完請發帑振濟上命

以布政使庫貯解部稅銀六萬六千兩有奇本年臨清

應解稅銀四萬兩留東備振又以臨清德州倉米六萬

石振濟四萬石平糶湖廣水旱頻仍巡撫梁見孟奏請

災重者漕糧并折稍輕者折一征二其無漕南二糧處

所酌量加振從之

攷黑明史本紀丁巳山東大旱詔留稅銀振之三編據實錄增入湖廣于

是月今從之

丁卯河套諸部犯延綏先是蒙克錫里

舊作猛克

里等以挾賞不遂數沿邊寇掠總兵官官秉忠隨所向

以勁旅遮擊屢破之遂遁去布色圖子

卽卜失菟三編一作巴什圖

濟農者

舊作吉能

士馬雄諸部爲套中之主及是見布色圖

襲封順義王于是挾求封王且請市賞邊臣不許會他

部塔類

舊作鐵雷

以痘剗死妄言爲邊吏所害而沙津

舊作沙計

盜邊又被剗去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大

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磚井甯塞諸城堡盡被

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



半秉忠聞寇入急遣游擊張榜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甯夏總兵杜文煥援軍至共擊之寇始退文煥桐子也然猶駐塞下時鈔掠秉忠被劾罷方候代沙津從雙山入犯秉忠設伏待之遂大敗去斬首二百有奇 九月以兵部侍郎崔景榮兼管戎政以兵部侍郎魏養蒙署本部尙書 京師五城分廠煮粥平糶順天府尹李長庚請之也 冬十月辛酉京師地震二次密雲潮河川等處同時震有聲攷異明史紀志但書京師地震其述震二次及密雲等處三編排實錄增今從之 十一月戊寅振京師饑民時畿內饑甚巡按直隸御史過庭訓請通州三河縣全徵

折色寶坻密雲二縣准折十分之三平谷縣折十分之  
五停順天府屬驛傳待支車輛等銀各屬應納邊鎮米  
豆等銀永平等縣逋欠屯銀從之 是月御史翟鳳翀  
言上不見廷臣已二十五年矣一旦召對天日開霽于  
載一時輔臣宜舉朝端大政乘便縷陳乃一切緘默不  
言徒使劉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不釋恐輔臣一  
日未安也降旨切責 十二月丙寅再振山東饑竝蠲  
免稅糧以旱且蝗也 初李三才既罷忌者慮其復用  
去年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又侵  
奪官廩爲園囿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

用銓部輒爲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給事中劉  
文炳御史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  
勘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坐事下獄  
三才請釋之而復力爲東林辨白言東林者顧憲成講  
學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  
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  
曰東林便成陷阱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  
阻其進取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  
實國祚攸關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旣往勘久之無所  
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爲民方三才之罷攻

之者邵輔忠徐兆魁喬應甲等後皆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表表爲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爲賢云

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百官賀正旦禮畢至端門有革任督捕凌應登突擊御史凌漢紳于門漢紳與應登同籍長洲遂通譜及漢紳爲御史以搏擊豪猾自任惡應登所爲不法先是應登緣事嚇取奸民王好賢四千金漢紳廉得發其狀應登亦訐漢紳爲福清令貪黷及以賄得御史列欵上圖報復疏俱留中至是應登乘漢紳不備潛率其黨伏門側持鐵鉤擊漢紳敗面裂衣同

官力護得不死巡視皇城給事中元詩教以聞下九卿  
會勘互訐情事禮科給事中余懋孳言互訐竝議非法  
之平上以爲黨比奪懋孳俸漢狎坐交游不愼冠帶閒  
住應登謫戍雲南初中使呂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  
造再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下兵馬指揮于吏  
中官邢洪前辱御史凌漢狎于朝上釋洪不問及漢狎  
爲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于是御史翟鳳狎疏論貴  
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闕無路宦寺  
浸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大阿倒持之勢  
上大怒謫山西按察使經歷而是時給事中郭尙賓亦

以直諫忤旨被謫江西布政使檢校時稱二諫 丁丑

易州及紫荆關天鼓鳴 庚辰振畿南六郡灾免稅糧

戊戌陝西洮州天鼓鳴

政異易州及洮州天鼓鳴明史五行志佚三編輯覽系之

六月重修三編據實錄正月兩處天鼓鳴皆著日分而六月不書因据實錄改入正月詳目中今從之

是月雨紅黑黃三色雪屋上多巨人跡 遣御史過庭

訓振山東饑上以東省饑民數多劫掠可虞命借太僕

寺馬價銀臨清倉米設法給濟于是戶部議發罔金十

六萬兩及分振米六萬石平糶米六萬石從之遣庭訓

往董其事仍敕速行以慰東人仰望之心時青州舉人

張其猷上東人大饑指掌圖各系以詩有母食死兒夫

割死妻之語見者酸鼻流離入江淮間遂成人市尋庭訓及巡撫錢士完以救荒事宜十二條上一定振規二廣振地三勸倡義助振四留漕米十五萬平糶五開事例量減銀兩自春至夏止六酌贖罪七搜帑藏八清驛遞九寬禁約錢法鹽法權宜便民十通水利十一普振米十二酌蠲停從之以李銖任刑部尚書仍兼署都察院事二月戊申振河南及淮徐饑初淮徐不登以巡撫唐世濟言改折漕糧蠲免未完帶徵米麥及是又發淮安府貯庫稅項溢額銀八千七百兩有奇竝借支正項溢額銀八千兩易粟煮粥以贍饑民河南亦留稅

銀四萬二千餘兩糴穀振之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酉賜錢士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益黔  
中餉給師自平播後銷兵太多營哨非舊各種夷賊生  
齒日繁貴州上六衛平定銅仁大江小江等處無日不  
報苗警而苗仲殺虜職官焚劫屯堡延袤數百里受禍  
尤慘諸苗南抵滇西抵蜀東南抵西粵種類實繁皆屬  
土官管轄多桀黠不能制且縱使劫掠陰利其貲不欲  
剪除苗仲孤已羽翼也黔撫張鶴鳴以爲不大創之則  
黔旦夕難保而黔兵不滿千且事關三省非貧黔所能  
獨舉乃與各道臣募兵一萬調土司兵二萬四千餘先



勦平定後及兩江然後分兵十路截仲賊之後而洗其巢計一年可收廓清之效而糧餉不繼恐募兵渙散請發帑金十萬兩兵部議以馬價銀六萬兩予之夏四月戊午河南盜起時舞陽泌陽西平等縣盜賊數百人白晝嘯聚撫臣以聞上以羣盜結聚日久地方有司隱匿不報降旨切責仍論文武各官防禦勦撫務期撲滅以遏亂萌是月以侍郎李汝華陞任戶部尙書山東復蝗六月壬寅河套寇犯延綏初官秉忠之敗都督僉事杜文煥赴救大破之遂以總兵官代秉忠鎮延綏寇屢鈔邊文煥連敗之于保甯長樂斬首三百

有奇西路酋浩爾齊布延泰等懼相率降惟東路濟農沙津等猶恃地險駐高家堡柏林仍要請封王補賞文煥復集兵襲破其營斬首二百五十敵皆披靡而西路乞盟益亟浩爾齊諸部相與攢刀立誓獻罰九九而退九九者部落中罰馬駝牛羊數也 丁卯河決開封先是五月河決徐州狼矢溝由蛤鰻周柳諸湖入洧河出直口復與黃會及定復決開封陶家店張家灣由會城大隄下陳留入亳州渦河陳杞睢等州咸受其害先是巡漕御史朱堦請修復泉湖言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以成河復導洙泗洗沂諸水以佐之汶雖

率衆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遠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又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衛力分益薄況此水夏秋則漲冬春而涸無雨卽夏秋亦涸禮逆慮其不可恃乃于沿河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漲則縮其溢出者于湖水消則決而注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故旱澇恃以無恐及歲久禁弛湖淺可耕多爲勢豪所占昭陽一湖已作藩田比來山東半年不雨泉欲斷流按圖而索水櫃茫無知者乞敕河臣清核亟築隄壩斗門以廣蓄儲上從其請方議濬泉湖而河決徐州運船迎溜艱險督漕侍郎陳薦聞

武河等口洩水溜乃平 秋七月壬午西北有流星行

入貫索二星隨之給事中熊明遇疏言入春以來天鼓  
兩鳴于晉地流星晝墮于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  
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雷燬內監樓居卽春  
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大禱人相  
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  
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恒風爲枯旱天譴愈  
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  
痛哭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內庫太寶外庫  
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察

部覲賞可憂二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  
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  
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  
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  
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至銷亡商旅之途  
漸成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枝  
可濫遣絲綸是朝廷無綱紀滇黔之守令皆窮途揚粵  
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于戈戟傾  
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  
哉上不省

亥墨熊明遇上書見明史本傳輯覽系之六  
月天鼓鳴下重修三編改天鼓鳴人正月又

于七月增流星入貫索載  
明遇疏于目中今從之

乙未套寇沙津濟農等復

犯高家堡誘殺都指揮王國安

及異王國安安明史本紀作興今據三編糾

蒙克錫里連犯雙山波羅二堡總兵官杜文煥擊敗之

追奔二十餘里斬首四十一級而還濟農等懼又知西

部已和勢孤弱亦乞和獻罰九九者二當是時寇衆號

十萬分四十二枝力寡備多又屢不得志始次第歸款

延綏遂少事 是月河南賊平 上遣內侍至工部侍

郎林如楚私寓宣中旨以奉御汪良德奏准修理咸安

宮也輔臣言明旨傳宣定例必由內閣下科臣然後發

抄若不由內閣不由科發不經會極門不由接本官

三編

賈實曾極門原名左順門凡京官上下接本俱在此南入爲內閣票本處突以二豎傳宣于

部臣之私寓則從來未有之事向來建議諸臣以旨從

中出猶且慮之況臣等竟不預聞乎工科徐紹吉等亦

疏諫不省 應天溧陽等處水江甯廣德常鎮淮揚等

處蝗河南旱蝗捕斗蝗者官給斗穀穀盡蝗愈繁有闔

戶自經者土鼠千萬成羣夜銜尾渡江南絡繹不絕一

月方止江西水大漲民居蕩析浮屍蔽江廣東南韶等

處淫雨匝月田禾盡淹陝西旱 八月戊辰日中有黑

子 是月南京太常寺少卿桂有根言孝陵元旦清明

長至三大祭文物俱備中元孟冬兩忌辰及萬壽節五

祭向止陳設酒果應加用牲帛祝文從之 陝西巡撫

龍遇奇言秦民包稅其苦有三一曰包賠無著之苦天下稅課例屬商賈若秦則三面臨邊商賈罕至向來稅額皆派之丁畝及津梁陶穴築傭之輩今凶荒死徙村里爲墟卽向來瑣科無從矣一曰稅額獨多之苦秦邊地也瘠土也遠在江南腹裏者勿問卽與秦連界者東則山西西則四川稅皆萬許卽大藩如河南亦六萬餘秦肥瘠視三省迥殊而稅額多至十萬卽蒙恩減而已減之額尙浮于三省未減之額矣一曰牽誤邊餉之苦民止此財官司旣督以賠稅自不能并力以輸邊計秦



民十八年已輸過稅額一百五十萬而坐逋邊餉則已二百四萬足此誤彼明驗不爽此包稅所以不可不罷也疏入不報 皇太子出閣講學時東宮輟講已十二

年廷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以詹事府詹事

劉一燝少詹事韓爌爲侍班官右庶子張邦紀趙師聖

左諭德公鼐右諭德龔三益薛三省楊守勤爲講讀官

皇太子進執事諸臣及賜酒饌皆稱先生進對進俶敏

妙合法中外大悅然一講而輟後不復更舉矣致異質實皇太

子出閣講學太祖初于大本堂後于文華後殿天順二年定儀注有侍書官侍習字所謂進俶者是也

九月山東盜大起去年東省饑有蒙陰盜豎旗稱王殺

官兵沂州盜七百餘乘馬彎弓搶劫糧畜樂昌縣盜三百餘嘯聚焚劫費縣濟陽亦多白晝搶掠者于是饑民皆起應之所在攻劫御史過庭訓以聞上令相機捕除首惡餘設法解散時劇盜張國柱引衆五百人以絳帛抹首入安邱令懼而逸賊坐正廳事指揮其黨劫庫藏破械出獄囚有縣民王灌者以死罪繫獄乃詐降賊標旗爲順號予之俾巡視灌密戒諸囚無動動者死矣陰結縣令爲擒賊計約城外張軍聲以撼賊入而宣言於賊曰官軍至矣何不去賊踉蹌出城未及半灌闔扉堅守手刃一賊持其首號召吏民令鄉兵各去其帽曰抹

首而絳者賊也復立斫渠魁十餘人于是城中人并獄  
囚並起逐賊盡殲之漕搜獲賊所劫庫物還之官事既  
定束身入獄巡撫李長庚言漕一罪囚耳而倉卒成定  
亂之功其伴爲從賊智也戮力殲賊勇也事平就獄口  
不言功忠也雖殺人者死國有常刑而會典亦有犯斬  
立竒功准贖之例乞寬一面開義士自効之門上命釋  
之致異同史本紀系山東盜起于七月旱蝗之  
下三編入之九月並据實錄增目今据書之兵部  
尙書言前以孝定皇太后大喪停換三年今大禮已竣  
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冬十月丁未停刑 甲子  
烈風壞正陽橋坊 是月益九邊餉先是九邊餉缺閤

臣日請發帑上以二王婚禮不敷爲詞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言今日之一二百萬撫之而有餘他日之幾千萬安之而不足也乃括內府銀三十萬兩戶兵工部銀八十萬兩給之十一月己巳夜隆德殿災大學士方從哲等言禁城離照之地而橋坊隕于暴風宸居嚴闕之區而殿宇飛爲烈焰旬日之內奇變叠呈此豈可以尋常視之苟且應之決非青衣角帶之故事所能挽回亦非減膳撤樂之彌文所能消弭惟陛下以恐懼之真心行修省之實政破因循之積習振明作之治功時事之壅滯者盡爲舉行羣情之鬱結者悉令舒暢庶幾人心

可得天變可回矣 是歲正月

大清

太祖高皇帝受羣臣尊號建元天命元年初

太祖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葉赫等九部來侵

大破其衆

事在辛卯年

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為葉赫所誘將

害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

事在己亥年

輝發

貝勒拜音達哩亦貳于葉赫數背盟約率兵滅之撫定

其國

事在丁未年

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被俘釋遣歸國

申以如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遂大舉伐之布

占泰勢窮奔于葉赫其國遂滅

事在癸丑年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遐播又製國書

先以蒙古字合國語聯綴成句

創立滿洲文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定旗制初削平有四旗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尋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爲八旗分左右翼規模宏遠帝業已成至是諸貝勒大臣等奉表勸進竝尊

太祖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四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東部宰桑犯開原 是月山東

賊平先是平張國柱殲其黨復有盜渠周堯德張計緒

張文朗等各立頭目于泰山歷城章邱萊蕪等處出沒

行劫稱堯德爲紅竿大王復改稱平師王所至焚劫擄

掠支解事主截殺官兵巡撫李長庚等遣兵先後勦捕

禽斬至是餘黨始散 二月戊午以去冬無雪入春不

雨上憂農事露禱官中遣官祭郊壇因勅廷臣實心修

省未幾雨雪降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言君之尊猶天

也臣之有所祈于君猶之祈天也其爲齋心而祝披悃

而陳者視三農之望雨不啻過之而心力徒勤挽回莫

效甚至疾呼痛哭而上若不聞累牘連章而上如不見

是常人之所可必于天者臣不能得之于君豈天可問

而九重之內不可問乎因擇切要時事求次第舉行不

省 是月大學士方從哲等言今早入朝有百餘人羣

聚長安門外環跪號訴詢爲鎮撫司監犯家屬言本司

理刑缺官無人問斷監禁日久死已相繼是有罪者不

得遽正厥法無辜者不得早雪其冤乞卽簡補問官以

便審錄不報

亥歷明史本紀書鎮撫司缺官于二月辛未按二月無辛未紀承戊午之下疑辛字

爲己字之誤也今但書是月不繫日

封福王庶長子由崧爲德昌王萬

歷十年定郡王初封係帝孫者儀仗全給係王孫者免

至是命給全儀仗如例 三月乙亥江西水災詔留二

監稅額銀二萬兩振之從巡按御史陳于廷請也 是

月始命考察京官吏部尙書鄭繼之與署都察院尙書

李銜司其事銜亦浙黨所推轂者也考功郎趙士諤給

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



之銑受成而已一時齊楚浙三黨盤踞言路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擊異己爲事初葉向高秉政黨論方興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爲東林逐之殆盡向高不能救

比方從哲秉政言路已無正人至是京察盡斥東林且

及林居者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之一空

及思考察京官向例

正月舉行本年三月始奉詔放通紀從信錄皆書之而從信錄以爲三月初八日今系之三月下

夏

四月辛亥黜刑部主事王之宋爲民仍奪誥命初之宋發隴保劉成事上欲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也至是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劾之宋貪縱遂黜之是月署兵部尙書魏養蒙罷

以兵部侍郎崔景榮署代 五月甲戌鳳陽地震天鼓

鳴乙亥復震 丙子以久旱再論修省 是月閣臣法

司請熱審不報 致異明史本紀系之六月  
三編目中書五月從之 六月丙申

畿南大饑有司請振不報 是月以先賢周愔頤後周

汝忠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汝忠愔頤十六代孫也初周

冕承襲 見景素  
七年 傳至元孫濟至是濟卒請以其從弟汝

忠襲故有是命 致異汝忠為濟之從弟見明史儒林傳  
濟為冕之元孫以冕為周子十二代孫

推之則濟與汝忠皆周子十六代孫也三  
編日中作十七世孫今據儒林傳書之 秋七月癸

亥朔日有食之 丁卯吳道南以憂去初道南典會試

舉子有以代倩獲第者湯賓尹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

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攻尤力肆口詆譏道南不能堪  
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詈  
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上爲謫文炳于外  
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  
二十七上上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 戊辰夜  
雲陰雷電雨雹大如栗自西南來狂風驟起屋瓦俱震  
壞社稷壇門及東中門五鳳樓東華門樓竝毀 是月  
貴州苗亂巡撫張鶴鳴討平之先是鶴鳴奏知府孫崇  
先守備孫開祚等擒斬逆苗于平洪邊十二馬頭計一  
千二百名顆俘獲六百餘人及是復奏猱坪擺朋壘之

捷黃土寨賊首老蜡雞以八十房踞猱坪勾約集石頭  
等寨賊首阿寅等各數十房推老蜡雞爲王貫鷺等爲  
軍門總兵等官憑險負固內監軍安平道謝參政集諸  
營兵及都司張鶴翀等三路並進分奪三關賊據本壘  
猖悍如故復令土舍王國奇者用間招降苗仲羅童等  
設伏擒斬三百餘人老蜡雞死猱坪始靖三編實猱坪卽猱坪峯  
嶺如削上有仰天窩窩有九井平地可容數千人壘  
明堡在猱坪南壘後負河環山疊通三路路各有關  
九月河套寇犯葭州神木抵黃河口總兵官杜文煥等  
禦却之 冬十一月丙戌宣禧宮災 是歲兩畿山東

河南山西陝西湖廣福建廣東皆先後告災廷臣有司

請振率寢不報

四十六年春二月乙巳振廣東饑以上年灾故也 是月吏部尙書鄭繼之致仕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祭典爲終身之玷及上之世閣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以撓部權而廷臣水火之爭莫甚于辛亥丁巳然辛亥之察吏部猶能力持之至繼之生丁巳京察則閣部合而爲一以致黨局勢成互相報復而繼之亦以篤老累疏乞休輒慰留不允至是稽首闕下出郊待命上聞之始賜乘傳歸 署兵部尙書崔景榮乞致仕不得命至是封印出城去 三月振陝西饑陝西西安南

甯等州縣去年俱被灾至是始以應解稅監正耗銀二萬二千兩及延綏管糧衙門贓罰銀三千兩竝留役稅銀一年分別振之

按異明史本紀不具三編據實錄增綱目今從之

夏四月

辛卯京城自正陽門外至宣武門約三里餘河水盡赤深如潰血經月乃止 甲辰

大清兵至撫順圍其城執一人遺書諭游擊李永芳降永芳得書冠帶立城南門上許通款旋令軍士備守具時

大清兵已樹雲梯登陴永芳遂出城降守城于總王命印死之于是撫順東州瑪根丹三城及臺堡寨共五百

餘悉下徙城中人口歸廣甯 庚戌總兵官張承廕帥師援撫順承廕故都督臣子也時巡撫李維翰趣之急承廕率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等諸營竝發次撫順承廕據山險分軍三立營浚濠布列火器甫交鋒

大清兵號之大潰承廕世芳皆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主將亦陷陣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

二舉朝震駭時察罕部胡土克圖察罕見前胡土克圖舊作虎墩菟乘

隙擁眾挾賞而西部阿蘊妻蘊舊作暈滿達勒舊作滿旦亦以萬

騎入掠薊鎮白馬關及高家馮家諸堡遊擊朱萬良被

圍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詔逮維翰贈承廕少保左

都督立祠曰精忠予世蔭廷相以下贈蔭有差

攷異明史本紀

克撫順及張承廕敗沒皆在四月一甲辰一庚戌也三

編綱日月日同從信錄言是月十五日撫順陷二十一日

日張承廕敗沒以歷推之是年四月庚寅朔十五日甲

辰二十一日庚戌與明史合史稿系承廕敗沒于閏四

月乙丑在庚申起楊鎬之

後似誤也今据明史三編 閏月庚申起楊鎬爲兵部

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畧遼東初征倭事竣以三十八

年起鎬撫遼東襲綽哈

卽炒花三編一作兆哈

于鎮安破之田生

金劾其開釁時遼左多事鎬力薦李如梅請復用爲大

將爲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所劾鎬疏辨乞休旋引

去及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侍郎往經



畧時遼左乏餉及兵以戎政尙書薛三才言調登州兵一千五百名南京水陸二營兵三千名赴援并發內庫銀十萬兩餉軍尋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言所發內庫十萬兩內五萬九千兩或黑如漆或脆如土蓋爲不用朽蠹之象當今邊事孔棘儻多特發速成大捷則化無用爲有用又金花銀每歲一百二十萬有奇正統前雖屬左藏然會典載各邊緩急取足其中嘉靖改隸太倉專以濟邊不許別項那用皇上初年移入大內遂致太倉缺額兵餉日虧若使在內者概從捐發在外者概允歸還庶于邊事有濟疏入不報 丁丑夜殷家莊堡平頂

山堡臺杆八同時火甲申煖閣廠膳房俱火 丙戌日  
中有黑子凡三日有黑氣出入日中摩盪經久不散  
是月以戶部尙書李汝華兼署吏部時方召趙煥未至  
也 山西地震墜死五十餘人 五月丁未

大清兵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先是巡撫李維翰自  
四十四年受任無歲不用兵又值稅使高淮頻年朘削  
軍民方困維翰庸才玩愒邊事日壞至是罷回聽勘乃  
以經畧楊鎬兼巡撫事尋以太常少卿周永春撫遼佐  
鎬調度軍食拮据勞瘁越二年罷歸 是月貴州苗復  
亂巡撫張鶴鳴討平之時諸苗不靖在定廣威平則有

阿繇蒲三王安老寡整等在洪邊則有王應科羅文戴  
廷鸞等在勻哈平越則有王三王汝臣王守武吳惟正  
吳起龍王維翰等在安籠一帶則有郎豹郎做郎狼等  
俱招亡納叛劫殺官民截留京餉道路阻絕鶴鳴俱命  
官遣將以次平之 贈故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少保甯

遠伯如松戰沒于遼東

粵見二十六年

上震悼令具衣冠歸葬

至是加贈立祠賜諡忠烈授其長子世忠錦衣指揮使

掌南鎮撫司仍充甯遠伯勲衛復蔭一子本衛指揮使

世襲卹典優隆皆出特恩云

國朝以上三條三編皆據明史列傳參之實錄書于

五月下

今從之 六月辛巳蒙古綽哈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柏

督諸將擊却之先是張承廕敗沒文武大臣英國公張  
惟賢等合疏薦如柏堪任遼東事時如柏引疾家居二  
十餘年特詔起之遂填遼東 壬午京師地震 是月  
戶部奏遼餉會議三百萬兩今內帑已發一百萬南京  
戶工二部五十萬閭寺水衡八十萬共止二百三十萬  
兩此中未解者尙多而數月來調兵安家諸費已及五  
十三萬有奇前科臣條議俊秀輸貲則東省救荒曾行  
之裁衙役工食之半往歲征倭亦一行之乞卽援故事  
允行詔如議 復以趙煥爲吏部尙書代鄭繼之也時  
三黨勢盛而齊人元詩教尤張甚詩教閣臣方從哲門

生而煥其鄉人也時煥年已七十有七詩教以爲老而易制力引代之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上終以煥清操委信之是夏有司請熱審仍不報 秋七月丙午

大清兵自鴉鶻關入圍清河堡城守城副將鄒儲賢參將張施以兵萬人固守城上巨礮矢石俱發

大軍樹雲梯以登遂克之儲賢施皆戰死其一堵牆齮場二城官民皆棄城遁乃毀二城盡遷其糧穀而還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甸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旣失全遼震動先是檄調山海關保定鐵嶺大同廣甯開

原諸路兵赴援尙未出關特賜鎬尙方劍得斬總兵以

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于軍至冬四方

援兵始集

是月京師地復震

陝西明史本紀書京師地震于六九兩月五行

志同三編則云六月震七月九月復震據實錄增也今從之

以黃嘉善爲兵部尙

書嘉善以前年十月召至是始任 八月壬申開海運

通餉遼東時議行登萊海運山東巡撫李長庚言自登

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

又歷兔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剝通一百二十里抵娘娘

宮陸行至廣甯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

費一金部議以爲便詔行之 庚辰乃蠻等七部款塞

辛巳停刑 九月壬辰以遼師乏餉有司請發各省

稅銀不報

放異請發餉事明史本紀系之八月壬辰按壬辰當在九月今改入

辛亥加

天下田賦時戶部以遼餉缺乏援征倭征播例請加派

直省正賦惟貴州地磽有苗患不派其浙江十二省南

北直隸照會計錄所定田畝七百餘萬頃每畝權加三

釐五毫實共派額銀二百萬三十一兩有奇軍務竣時

卽行停止從之

三編實實浙江派銀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三十九兩四錢三分八釐江西派銀

一十四萬四百二十九兩九錢四分四釐湖廣派銀三十三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分一釐福建派銀四萬六

千九百七十八兩七錢五分二釐山東派銀二十一萬七錢四分五釐山西派銀一十二萬八千八百一十三

兩七錢四分五釐河南派銀二十五萬九千五百五十二兩八錢三分一釐陝西派銀一十萬三千五百二十

兩八錢三分一釐

三兩四分七釐四川派銀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八分五釐廣東派銀八萬九千九百一兩七錢八分七釐廣西派銀三萬二千九百兩二錢六分一釐雲南派銀六千二百九十七兩七錢五分五釐南直隸派銀二十五萬九千六百二十四兩四錢四釐七毫北直隸派銀十七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兩六錢五分八釐七毫

五

壬子茂陵灾憲宗陵也 乙卯京師地復震山西

州縣十有七及紫荆關偏頭神池同日震甘肅紅崖堡震聲如雷遼東寬甸海蓋間亦震 是日有長白星見東南濶尺餘長二丈餘東至軫西至翼十九日而滅

冬十月辛酉昏有星如斗隕于南京安德門外聲如霹

靂化為石重三十一斤景善鄉亦墜星石二重一百三

十斤

國異明史五行志重二十一斤而景善鄉

隕石事亦佚三編皆據實錄增今從之

乙丑



有彗星長丈餘指東南漸移西北掃犯太陽守星入亢

度掃北斗璿璣文星五車逼紫微垣右凡三十四日乃

滅攷異明史天文志彗見十月乙丑至十一月甲辰乃滅是四十日也史稿作三十九日惟二編目中作三

十四日本之實錄今從之十一月甲午以災異敕修省大學士方

從哲言皇上遇災而懼欲與臣工共圖修省以冀挽回

古帝王克謹天戒亦不過是但青衣角帶停刑禁屠皆

文也必如臣所請郊廟臨御補閣部臺臣舉廢宥憚罷

徵停織批發如流方爲修省實政臣近窺皇上留心涖

事加意用人其機已動但能擴而充之由一事以至事

事由一人以至人人太平之治可致何但災變足弭哉

十二月丙辰以加賦禁有司徵耗羨 丁巳河套部

長蒙克錫里

卽猛克什力譯見前來降